

余兆權

談西洋文化史

寫作的新階段

——兼評「西方並世界文明史」

著者：Robert S. Lopez 著

書名：Civilizations, Western and World
From Prehistory to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出版社及出版日期：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5

頁數：iii + 595pp.

其他資料：Illustrations; maps; charts and chronologies; index; appendix: glossaries by Robert S. Schnucker.

定價：U.S. \$8.95-

西洋史學發展中，世界史的寫作，始於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時代。時德國史家賈德勒(J. C. Gatterer)，許洛則(A. L. Schlözer)及繆賴(Johann von Müller)等倡議撰寫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其後，十九世紀德國大史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繼起提倡世界史的寫作，力圖超越歐洲國別史的狹窄觀念，強調「世界史並非國別史的彙集」，並率先於晚年完成了一部世界史(

Weltgeschichte) (註1)。自此以後，世界史的寫作風氣大大興盛。西方史家除寫作世界史外，還多方探究世界史的寫作方法，提出不同的理論和見解。內中如英國著名史家艾克頓 (Lord Acton) 就認為：「所謂世界史，據我所瞭解，異於萬國歷史的組合。它不是沙做的繩子，而有其連續性的發展，它不是徒增記憶的負擔，而適足啓發靈性。它貫通上下古今，國家祇居於輔助地位。」這顯然是蘭克對世界史觀念的擴充。然而，這時所謂世界史，仍然是以歐洲為重心的，可算是徒有其名吧！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西方史學界的世界史著作，不過是一部歐洲史而已。(註1)

這種名為世界史而實為歐洲史的史學思想發展到二十世紀，於是產生「西洋文化史」(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的熱潮。當然這個「西洋文化史」課程亦僅即「歐洲通史」，它從一九二〇年代開始興起，至三十年代漸次盛行，四十至五十年代大盛，被列為大學生的必修課程之一。當時「西洋文化史」課程的主題是「自由」的成長，也就是一種所謂「維多利亞史觀」的產物。然而，這種「將歐

歷史的發展看成是洲一部自由的發展或成長史」的史觀在歐戰後已漸被淘汰。這主要是由於大戰後極權國家的產生，表現出歐洲史的發展並不符合維多利亞史觀。所以，六十年代以後，美國大學中的「西洋文化史」課程已由必修改為選修，充分顯示其舊觀念下的西洋文化史已不敷解釋人類歷史發展的歷程，必須另外尋出路。(註3)

這樣，西方史學界的通史寫作，在第二次世戰以後，新觀念漸漸醞釀完成。隨著二十世紀新知識的不斷發掘，史家的視野遂得擴充。交通的發達，促使文化的交流，各國人民的接觸也增加，不同民族的相互瞭解也更密切。兩次大戰後蘇聯的興起、中國的復甦，加上亞非拉民族的紛紛獨立，使西方史學界不得不承認自一七八九到一九三九年間的歐洲時代已確實過去了。在這種趨勢下，史學界呼籲寫世界史是自然的。史家力倡史學界跳出狹窄的西方或歐洲的局限，應將眼界開展。於是世界史和西洋文化史的寫作都有了新的發展。

在世界史方面，史家衝破了國家民族的界線，力圖寫出一部客觀而平實的世界史，儘量尊重世界各國

文化的精神和價值。一九七一年但斯(E. H. Dance)寫成了「大同世界史」(*History for a United World*)，篇幅雖短，却有一半是述及亞、非、拉三洲的歷史，可謂是這方面著作的頗佳例子。更重要的是，不但世界史的寫作觀念有所擴展，且在寫作方法上有大大的突破，不再是單獨的敘述不同的文明，而是運用比較的方法，通過文明的比較研究來對比較解釋，使世界史的概念進一步得確定。結果出現了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的「歷史研究」(*The Study of History*)，堂堂十二鉅冊，將世界上出現過的三十幾種文化作比較研究，雖不精確，却為世界史的創作開出一條新道路，其魄力是值得頌揚的。

在西洋文化史方面，史家也漸漸脫離了單以歐洲為對象的封閉觀念，而將「文化由核心向周圍擴張」作為歐洲史發展的主幹，來取代原來的維多利亞史觀，並強調世界各地不同文明的相關性。這樣，新的西洋文化史著作，多建立在以近東、歐洲、亞洲和美洲等文明為主體的世界史背景上，敘述並解釋西方文明的興起及發展的歷史。其中麥克奈爾(William H. McNeill)的「西方之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及「世界通史」(*A World History*)兩書就是這方面最成功也最著名的作品。(註四)

以上所敘的就是新階段的西洋文化史寫作趨勢。「西方並世界文明史」一書也就是在這種新潮流下產生的一部新穎作品。

本書出版於一九七五年，作者共有四位。他們是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的羅柏斯(Robert S. Lopez)，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巴恩斯(Thomas G. Barnes)，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布魯姆(Jerome Blum)及艾摩利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喀麥隆(Rondo Cameron)。早在一九六六年，後三者已曾合作出版了一本「歐洲通史」(*The European World: A History*)，並於一九七〇年修訂再版發行。該書即本書的前身。及後再由羅柏斯氏將該書前十章完全改寫，並加入「非西方世界」(non-Western World)的歷史事件敘述，將歐洲史實以新觀念解釋而成本書。

這部書共分二冊，合而為一套完整的以西方文明為主的世界文明史，但亦可各自獨立，分成古代世界

文明史及近代世界文明史。這裏先介紹前一冊。前一冊內容敘述由史前到舊制度的結束（即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前）一段期間西方及世界文明的發展。作者的主旨，於「序」中說得很清楚：「這本書代表了一個新成果，即從世界的觀點中表達西方的歷史。」

」（This book represents a new effort to present Western history in a world context），也就是說，本書是以敘述西方文明的發展為重心，兼述世界其他文明及其對西方文明的影響，來突出西方文明在世界史的地位。因此，本書兼有「西洋文明史」及「世界史」兩種效果，且尤以用作「西洋文明史」教程為最佳。同時，由於本書乃一文明史，因此不純是政治史實的排比敘述，而是強調社會、經濟、學術及文化各方面在西方歷史上的發展和轉變過程，並特別側重解釋在這些因子下人類社會的進展。

全書（第一冊）共分十八章。作者盡量避免將各文明分別介紹，而就同一時期世界上各文明的發展加以比對說明其進程。作者首先界說「文明」的意義，指出文明是文化的高度表現，並指出歷史是文明的故事，故歷史必指文明史。有關文明的起源，大約發生

在公元前四五千年，西亞的農業及畜牧業就象徵著較早的文明。至於兩河流域與巴比倫、埃及等是所謂「文明的搖籃」（The Cradle of Civilizations）之後，印度文明與中華文明隨之而興。不過，與西方文明最有密切關係的是希臘和羅馬文明，希臘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結合，是即西方文明的前身。

在東方，波斯文明興起於公元前六百年，漸漸萎縮，終於在一千年後被伊斯蘭文明（回教文明）所取代。但波斯文明畢竟賦予阿拉伯回教文明以龐大的遺產。印度文明在公元前二千五百至一千五百年興起於恆河流域。在遠東，中華文明比希臘文明更為高超。在十五世紀西方科技及兵燹入侵中國以先，中國文明是超越世界其他文明的。隋唐時代，中國文明東傳日本，壯大了原有的日本文明。不過，東方影響西方文明最大的是阿拉伯文明。阿拉伯文明受希臘文明及基督教文明的影響，發展成回教文明，而日後回教文明却影響近代西方文明的發生，對西方文藝復興運動刺激頗大。此外，在阿拉伯文明擴張中，亦影響其他文明的发展。這就是古代及中古東方文明發展的大概情況。

西方文明的產生，受東方文明的影響很大。西方文明（歐洲文明）源於羅馬滅亡後的蠻族，因基督教文明而完成。基督教文明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礎。早期的歐洲文明在東部是拜占庭帝國，在西部是封建諸邦。此後，歐洲的經濟、文化、都市、人口不斷興盛，隨著封建制度崩潰，新興城邦出現，西方文明才告奠基。西方文明起先是以專制君主國家為中心，包括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等。因西方文明的興盛和擴張，刺激起其他文明的湧現，美洲近代文明就因而產生並逐漸蓬勃。從十七世紀到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是西方文明發展過程中一次重大的轉變，其間科學進展神速，構成近代西方的科學文明。啟蒙運動則使理性主義抬頭，民主思潮湧現。三十年戰爭象徵了專制主義的沒落，民主政治的產生。最後，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正式將西方文明帶入科學、理性、民主的近代文明中，構成新的「世界文明」。

在書中作者除了以世界各文明的發展為背景而敘述西方文明的發展外，最重要的，是時將各文明加以比較，來顯示其間的關係及相互影響。作者又常比對

各文明的成就來表達某一文明的進展程度。例如當作者述及雅典梭羅改革時，即將之與中國當時情況比較，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作者尤其喜歡將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比較，來標誌西方文明相距中國文明有多遠，這點對於我們中國讀者而言，是特殊可貴的。而本書對中國史的敘述，亦算是平實中肯。這些都是本書的優點和特色。

作者於「序」中曾指出，本書是為大學生而寫的，以作為教科書之用，這點在本書來說是肯定成功的。因為作為一本教科書，本書不但敘事清晰，條理分明，且還有許多優點，為其他同類書所無。首先，在書前有為學生而寫的導言（Introduction: For the Student），簡單而清晰地說明了歷史的意義、功用及資料介紹，使學生對歷史有一基本認識。書後又附有「名詞解釋」（Glossaries to accompany Civilizations: Western and World），將每章內較深的名詞作一簡短的解釋，有助於學生對內容的理解。作者在書中所用的又是現代的簡單英語（Modern Simple English），這一點對非西方國

家學生如我國等大學生尤爲方便。事實上，作者寫起來深入淺出，因此要閱讀這本書實在不太困難。此外，作者又於每章之後附以小型參考書目，舉書不多却很實用，可協助有興趣者深入探討。圖片方面，本書插圖又多，且有多幀地圖，又有每章後附的「條形圖」式年表，文明的發展簡況逐一了然。這些新穎的設計都是本書的成功地方。

當然，本書亦難免有缺失的地方，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本書和其他文明史一般，雖名爲文明史，却仍祇是文化史而已。文化史與文明史是不同的。「寫一部文明史，要將某一時間、空間由文明的一些項目寫出來；又爲了襯托起見，應該將不文明也寫出來，做一個對照。」（註五）而本書却祇做到將世界上重要的文明比較對照吧，因此並非一部真正的文明史著作。不過，這也是中西史學界的共同現象，短期之內，亦難以苛求的。爰書於此，聊博一粲吧！至於其他小錯處，也不一一列出了。

總之，小疵不掩大醇，本書是一部成功的「西洋文化史」教科書，是值得向國人推介的。

附註：

一、蘭克的「世界史」在他一八八六年逝世時僅出版了七冊，後由其學生將他的講稿整理修潤而續成全書。

二、以上有關世界史的寫作源起及發展主要取材自杜維運：比較歷史與世界史，載「思與言」卷一六，期六（民六七、三）頁三二——

三六。後收入氏著：「史學方法論」（臺北、華世、民六八），頁三二五——三三五。

三、有關維多利亞史觀及西洋文明史寫作的發展詳情，可參考劉景輝譯：「歐洲史新論」（臺北，學生，民六六），譯者序，頁一——

二六。

四、有關比較方法在世界史的應用，參看註二杜文。

五、杜維運先生語。參看李金強：如何探討文明——訪杜維運先生，載「突破雜誌」，卷五，期一二（一九七八、一二、一五），頁一。